尚書詳解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書詳解

（七）

陳經撰

尚書詳解卷四十

周書

周官

周官之書。乃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爲表裏。傅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成王不但知之而已。又且推而見于躬行。苟成王不能躬行周公之訓。則言爲徒言。知爲徒知而已。攷此篇之書。如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即立政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之意也。如立太師太傅太保。而下即常伯、常任、準人之意也。如戒百官君子。其爾典常。作之師。即其惟克用常人之意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成王所以能進于高明光大之地者。其惟能尊周公而行其所言者歟。不然。自非踐履之深者。必不能爲此書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據大誥之書。微子之命之書。知黜商在周公東征之時。據成王立政之序。與多方之序。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其事非同時。以其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謂既滅淮夷歸宗周之都。天下無事。始作周官。夫黜商滅淮夷。而繼以還歸在豐。作周官何也。天下既定。然後可以修太平之盛典。當其外侮未除。外患未去。君臣之間不得一日寧。天下猶有梗吾治者。成王雖欲訓迪厥官。其可得哉。于此又有以見

先後緩急各有其序。而商之命不可以不黜。淮夷之不可以不滅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史官敍述其所以作周官之由。惟成王卽位之初。鎭撫萬邦。時巡侯甸之服。侯甸近王畿者也。四征弗庭。四方征討其諸侯之不服者。以綏定其兆民。此皆成王所以振勵奮發以聳動天下。使諸侯不敢懷欺以玩其上。亦所以示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禹時有五服。成周則有六服。通王畿而爲一服。與侯甸男邦采衞而言之也。聖人旣有以處天下。而後有以懷天下。惟其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故六服諸侯因聖人之威。自然有以懷其德。莫不精白一心。以奉承其上。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天下之諸侯旣皆承德。則四方無虞矣。當國家閒暇。必于是時明其政刑。于天之未陰雨。必綢繆其牖戶。此歸于宗周之日。所以董督而正治其百官。不敢後也。讀此一章。有以知人主守成之道。在易之泰上下交。其志同之時也。九三以陽剛之才。聖人于此爻發明治泰之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治安之世。人情溺于久安。安于守常。怠于因循。憚于改作。又況人情于此。易于玩法。易于廢弛。蠹弊自此而生。非有剛斷之才。馮河之勇。則不足以治泰。天下旣平。無事可慮。則必不能爲深思久遠之計。故事之隱微者。人材之在下僚。未必加之意。非有不遐遺之智。則亦不能以治泰。觀周王巡侯甸。以征弗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其得泰卦用馮河不遐遺之意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順也。大猷、大道也。道古之大道而行之。自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而下。皆古之大道也。當未亂未危之時。常致其所以爲危亂之慮。故制其治而使政教之無缺。保其邦而使上下之無虞。此成王深見治道有無窮之憂。不以目前苟安爲已治也。古今之變不齊。治不長治者。皆自人主怠忽之心生。以治視治。而不以亂視治。以安視安。而不以危視安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皆古人所以制治保邦之具也。唐虞攷古以建官。其數止于百。蓋其民淳事簡故也。在內則有百揆宰相之任。四岳以分掌諸侯。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乎諸侯之長。皆方伯連帥之職也。既曰建官惟百矣。而在內則特舉百揆四岳。在外則特舉州牧侯伯何也。唐虞之世、執要以御詳。故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莫不有法。此亦王省惟歲之意也。內舉百揆四岳之大臣。而朝廷百僚之政無不舉矣。外舉州牧侯伯。而邦國都鄙之政無不舉矣。爲治之綱領。莫有過于此者。所以庶政得其和。而政教禮刑無不理。萬國得其寧。而遠近內外無不安。此唐虞建官。其治效所以若此也。至于夏商與唐虞、時異事異矣。故建官之數。則倍于唐虞。唐虞官百。夏商二百。聖人觀時之會通。以行典禮。以唐虞之官而治夏商。則廢事。以夏商之官而治唐虞。則空官。時之不得不然也。故亦克用乂也。要之聖人建官。雖多寡各因時而不同。然其致治之意。則一而已。雖然。禮記者之言與書不合何也。禮曰。唐虞之官五十。夏氏官百。商二百。周三百。蓋禮記出于漢儒所記。當以周官爲正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立政之要。不在于官之多。惟在于得其人。蓋爲人擇

官者。惟取其具官而已。爲官擇人者必欲其得人焉。苟不得其人。徒取其具官。謂之曠官可也。自非王者有明德。足以灼知治亂安危之本。與乎邪正賢否之辨。安能如此。故曰明王立政。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今我小子深見治道無窮。故祗敬而勤勉于爲德。夙夜之間。常如有所不及。然此三句。乃訓迪厥官之本也。惟其人主不自以爲能。故不自用而用人。所以立三公、三孤、六卿。無不得其人也。苟人主自以爲能。是自用而不用人也。三公三孤六卿。豈知所以擇人哉。仰惟前代唐虞夏商所以迪官之意。而若順之。訓亦順也。迪、蹈也。卽前人所以建官之法。訓順而迪蹈之。然則唐虞官百。夏商二百。周三百六十。安在其能訓迪厥官哉。蓋惟識時變者。斯足以行古人之法。不識時變。惟區區陳迹之守泥。則雖法古適所以爲變古。故知成王所謂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迹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先儒釋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三公之官。其職果安在乎。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爲國者以道爲經。而以政事緯之。是三公之官。與天子論道。上以格其君之心。初不在斷獄、聽訟、簿書、期會之末也。人主之心既正。則百姓安于下。而人得其和。則天地之和應之。所爲燮理之責者。在此而已。豈復如後世災異之說。與縱閉之術用。求之于渺茫不可測之間。而後謂之燮理

乎。三公之職如此其大。故官不必備。惟其得人。有人則居其位。無人則闕之。不可以非其人而居此位也。古人所以重其官如此。重其官所以重其責也。必能論道經邦。必能變理陰陽者。然後可以處此。若夫自以爲能論道經邦。能變理陰陽。至于人主之心不格。百姓不得其和。日月薄蝕。五星失次。水旱相仍。妖孽並作。此豈可誣也哉。成王于此篇舉三公之職。至于周禮則有六卿。而無三公。何也。曰。此古人之深意也。三公萬化之本原。故無定員。不可以職事言。三公而有職事。則是一有司而已。古人之意不立員者。所以見有司之職。皆由三公而出。而三公非有司之職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特以其大者而言之耳。至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是三公亦統諸侯也。至若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康成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三公以教乎民也。以其無所不統。而不可以一職拘之。故周禮不立三公之職。雖然。周之六卿。乃三公兼之也。顧命之書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召公領家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矣。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以公兼卿也。春秋有宰周公。是以卿而兼公也。自是而後。不知古人建官之深意。漢以太尉爲三公。太尉武官也。何以得預三公。又其後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司徒司馬司空古之卿也。何以爲三公。官之名既不正。故三公皆存其名而其實不舉矣。雖漢人竊變理陰陽之意而以災異策免三公。似矣。殊不知三公而遇災異。自知其失職而去可也。人主以災異而策免之。不惟人主無畏天之誠。反移過臣下。而所以待大臣之禮意亦已薄矣。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言卑

于公尊于卿也。特置此三者。所以贊貳三公。而弘大三公之化也。何以知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可見三孤贊貳三公。而弘大其化也。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其天地之道以輔一人。使人主知所以畏天也。公孤之位不同。故其人才亦亞于公者也。三公則燮理陰陽。是陰陽之權皆在三公也。三孤則敬明天地。是以一人而奉天之意也。三公不言弼一人。三孤言弼一人。是三公者人主之師。不敢以弼一人待之也。此公孤之所以異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章其詳見于周禮。其目則總于周官。冢宰卽周禮太宰之職也。掌建邦之六典。是治。教禮政刑事皆兼領之。天官之職。與他官不同。他官掌一官之事。天官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也。故曰掌邦治。謂之治。則合禮教刑政言之也。統百官。據天官其屬六十。安有百官。以其兼掌六典。故總謂之百官。均四海、均平也。使四海各得其平。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賢不肖得其平。貴不陵賤。賤不犯貴。則貴賤得其平。惟此以往。無適不平。古之宰相。如謂之阿衡。謂之平章。皆取均平之義也。司徒、地官之卿也。掌邦教以教民。自堯舜以來有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是也。敷五典。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常行之道。敷布其條教以教之。擾、馴也。教之以漸。而待之以雍容不迫。匪亟匪緩之謂也。宗伯、春官之卿也。

掌邦之禮宗廟祭祀之事天神地祇人鬼也謂之治神人者使神人之祀皆得其理而不亂也和上下者宗伯所掌不特祭祀之事如吉凶軍賓嘉之禮亦掌之而和其上下使尊卑有別先後有等舉皆和而無乖爭也聖人之治既有教以教之禮以和之其有不順禮教者于是大則有兵小則有刑司馬掌兵戎之事也故謂之政政者正天下之不正也故統六師以平邦國凡四方諸侯有負固不服有內外亂鳥獸行者皆司馬討伐之司寇掌刑禁之事也故曰掌邦禁詰窮治之也姦邪慝惡隱而難見則窮治之暴亂惡之已著者則刑之司空冬官掌邦土所以繼之司寇之後者既有教與禮以導之又有兵與刑以禁之則民始得以安其居故司空掌邦土度地以居民使士農工商各不相雜順天時以分地利授之以土也六卿分職凡此六卿各分其職謂掌禮者不參之以刑掌教者不參之以事各率其屬謂六官各有屬六十六卿爲之長以率之使爲九牧之倡同于大成其民而已內外之官雖其職有不同而成民之意則一此又有以見古人之治上下相維內外相制絲牽繩聯未始間斷舉郡國之事總之州牧侯伯之事統之六卿舉六卿之事總之天子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猶心之于五臟五臟之于四肢百體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文言六卿之率屬在內之官也自六年五服一朝而下在外之官也六年之中五服各一朝至六年而始遍周禮大行人之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

要服六歲一見周官上文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六年一朝則曰五服何也蓋要近于蠻夷之地不必其來之意也禮法之所治者有詳略而德化之所施者無遠近要服之難制已久先王特爲制朝貢之禮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序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詔諸侯之聽從皆止言侯甸男采衞之君而要服不預焉此詳內略外之意也又六年王乃時巡又六年則十二年之間五服諸侯經二次來朝矣故天子出而巡狩以省方觀民時巡者如舜典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也考制度于四岳天子巡狩至于方岳之下考其制度恐國有異政家有殊俗侯邦之正朔侯邦之禮樂與王朝之正朔禮樂同乎異乎舜典所謂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意同也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貶地黜爵也十二年之中人情久而易玩玩則變法易令由此而起故古者天子巡狩皆所以檢察之然而唐虞之制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則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而一巡狩唐虞之制九載考績而成王則三歲計羣吏之治此皆聖人識時知變時有古今事有繁簡則其法亦不得而同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自大明黜陟而上皆法制也自凡我有官君子而下皆戒飭之辭也先王之待官吏本末無不詳盡使吾專以法制待之而官吏有出于法制之外則如之何先王于法制之外又有諄諄告教使誠浹洽于士大夫之心然後法不爲徒設矣凡我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欽乃攸司各謹汝之所司使爲冢宰而

不能統百官。均四海。則冢宰失其職。司徒而不能敷五典。擾兆民。則司徒失其職。以至于宗伯也。司寇也。外而諸侯也。莫不皆然。愼乃出令。嘗其令未出之前。致其審可也。及其令之既出。則有行而無反矣。令如反汗。則民疑而不信矣。然則令之出而利于民。則不反可也。令出而不便于民。豈可不反乎。曰愼乃出令。于令未出之時。致其謹。則審其利害。必其利民而無害者也。凡人之情。不知謹于未令之時。徒知反于既出之後。則何以示信天下乎。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民心惟知有至公之理。所謂公則悅是也。公則一。私則萬殊。惟其公。則己之心自有以合民之心。豈有不一。惟其私。則所見各不同。豈有不萬殊。以公滅私。則所謂欽攸司愼出令者。無往而非公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成王知有官君子。其本原處皆在于學古。然後可以入官。謂其能多識前言往行。能致知窮理。則見事自明。所以能議事以制。所以能典常作之師。昔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昔者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則議事以制者。謂其不拘于法。因時之宜。商議其可否而制之也。能達乎時之宜。則處事無不當。政其有迷惑乎。典常者。載之于典册。可以共守者也。以典常爲師法。是循乎古也。既達乎今之宜。又循乎古之法。自非學古者。其能如是哉。成王既示之以學古之爲得。而又戒之以不學之爲失。凡以利口而亂厥官也。蓄疑敗謀也。怠忽荒政也。皆其不學牆面之故也。利口者。辯佞之人。作聰明以亂舊章者。凡

人知典常之可法。則其人必重厚。必寬大。不知典常之可法。出新意以變法。亂政者必利口。故曰無以利口亂厥官也。蓄疑者必敗謀。蓋人心務要公正明白。若夫懷疑猜于中。則其心必昏闇。以之謀事必不善。故曰敗謀。舜之所以百志惟熙者。以其疑謀勿成也。唐德宗之所以用邪而不用君子者。以其多疑故也。怠忽荒政。民生在勤。勤則在敬。苟萌一毫怠忽之心。則今日廢一事。明日廢一事。事之不舉者多矣。豈非荒政乎。凡以數者利口、蓄疑、怠忽、皆根于不學。學則有所見。必不利口。不蓄疑。不怠忽。人而至于不學。則如面牆然。無所見也。無所見。則安得不利口。蓄疑。怠忽哉。以不學之人而臨事。則胸中膠膠擾擾。事之千變萬賾。紛亂于吾心。此其所以煩也。以明理之人處事。投之紛擾而不亂。處之以至難而不懼。蓋其理素定于胸中也。然則學其可已乎。成王之所得者。自其學有緝熙于光明、敬止、故如此。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前言凡爾有官君子。則幷卿大夫而告之。此言戒爾卿士。則又專指六卿而告之。六卿其職爲尊。其所掌爲甚重者也。功之崇也。惟在于立志。業之廣也。惟在于勤勞。蓋爾卿士所當爲者。上而尊主。下而庇民。孰非功業乎。自其已成者言之。謂之功。自其始修者言之。謂之業。志者、其所向在此也。所期者大則功必大。如伊尹居莘之野。欲堯舜其君民之志也。勤者、勉力而修之。無有作輟也。所勤者不怠。則其業必廣。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勤也。勤所以成此志。非勤之外別有功也。然而志也勤也。其要則

在于果斷。蓋蓄疑所以敗謀。而猶豫者不足以成事。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斷在必爲。而不見其有艱難辛苦之後患。則功業無有不崇而廣也。乃罔後艱者。不見其爲難也。雖然。知有志有勤而果斷矣。然而處富貴之地。苟非獨立有見者。鮮有不移于驕侈。蓋人只有一心。不如此則如彼。于此有所重。必于彼有所輕。故又戒之以驕侈。位不期于驕而驕自生。祿不期于侈而侈自至。此世俗之常情也。不爲驕侈之所移者。君子之特立也。欲其不驕則莫如恭。欲其不侈則莫如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恭儉而以聲音笑貌爲。則作意于爲善以取名。而非由內心以生也。德者得于己也。恭儉得于己。則是善出于所性。豈容有行僞者哉。德之與僞。雖恭儉則同。而所以恭儉則異。卿士當致其辨。善根于性之自然。而非可作意以爲之也。恭儉出于德者。則其心綽然有裕。心廣體胖。心逸日休。如此其廣大也。恭儉而出于僞者。則其心焦然而不寧。戚然而不安。心勞日拙。如此其褊隘也。夫人始者作僞以爲善。本以取名邀譽也。而不知有心勞日拙者存焉。其不用意于爲善而善根所性。本無求于心逸日休。而自有心逸日休之理。君子于此。當有所決擇矣。居寵思危。謂德苟勝于祿。雖高而不危。雖滿而不溢。祿勝于德。則必有危之理。當居寵之時。常思其所以危。則戰兢自持而無不畏矣。惟知畏者而終可以無所畏。不知畏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豈非入畏哉。成王之戒卿士也。開其向善之端。復有以斷其爲不善之路。當時之聞其訓者。知所以洗心滌慮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又戒之以相遜。凡人所以能遜者。以其有樂善之心。所以不能遜者。以其有忌賢嫉能之心。人而有忌嫉之心。則人亦將忌我而嫉我矣。彼此相忌相嫉。安有和乎。人而有推賢讓能之心。則人亦將遜我矣。如禹稷皐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如荀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乎。至于不和。則在官無善政。而政多雜矣。天下之事善惡無不在己。使卿士所舉之人而能其官。則爾卿士亦有能焉。所舉之非其人。是爾之不任其責也。善不善所舉者在人。而舉之者在我。是亦己之善不善也。爲卿士者豈可不謹于舉人乎。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周官之篇。成王戒有官君子。戒卿士者。其辭不一。而其本末無不詳具矣。至此又總而告之曰。嗚呼三事。卽乃事乃準乃牧。暨大夫。次于卿者。敬爾所居之官。治爾所掌之政。佑助乎爾之君。以安兆民。使萬邦無厭斁于我周家。成王之意。謂上文所以告汝者。其大要則在此而已。爲君者以安民爲要。爲臣者以佑君安民爲要。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被其澤。則爾有官君子卿士爲稱職。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東夷、卽淮夷也。伐東夷何預于肅愼。而肅愼之來賀。蓋畏威而懷德也。使成王之伐東夷也。逞心于兵戎之間。以邀功爲心。則肅愼氏豈肯懷之哉。至于此又有以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其效如此。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榮伯畿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周之同姓也。成王賄之

以幣帛所以嘉其遠來之意而慰撫其慕義之誠故有賄肅愼之命而榮伯實作書此書已亡矣肅愼氏卽東之夷也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退老不歸于魯而在豐者周公雖退而其心猶在周使成王于政事之間有所謀度咨問焉非謂既退老遂忘成王也將歿欲葬成周成周卽頑民所遷之地洛邑也商民服周公之化已久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故于垂歿之際欲葬成周者所以係商民之心也大臣于進退死生之際如此其不苟也于既退之日而不忘其君于將死之後而不忘乎民是周公之心終始乎周家也公薨成王葬于畢畢者文武墓之所在也成王不敢臣周公故葬之于文武之墓其有以見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矣既葬之後致告周公以葬畢之事與乎遷奄之事而作亳姑之篇亳姑卽蒲姑也周公前此欲遷奄君于蒲姑至此告其已遷矣夫子序書數言之間而周公進退死生之義得其正成王尊德樂道之意爲有加可謂辭約而理盡矣亳姑之書亦已亡

尚書詳解卷四十一

周書

君陳

以聖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爲易。以賢人而繼聖人。則其治爲難。東郊成周之頑民。周公在則周公治之。周公既歿。而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而繼聖者也。作聰明者。易以紛更而變前人之法度。不知自勉者。易以怠弛而壞前人之法度。成王擇其令德孝恭之人。有如君陳者代之。則其人必慈祥愷悌也。必不至于作聰明以變法矣。然賢人之于聖人。其所到必有淺深。苟不知自勉于爲德。則前聖之法度不能以自明。所謂守法。又非特循常襲故之謂也。故此篇大抵欲君陳懋昭周公之訓。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又曰。弘周公之丕訓。而又繼之以爾克敬典在德。能懋昭。能式。能弘。能孜孜。能敬典。則周公之訓。在我運用酬酢。而不爲區區陳迹而已。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周之時。分民社之寄者固多矣。曾未有見于此經者。而東郊之任命君陳特作一篇。蓋重周公之所營也。重周公之所營者。重商民也。分正者。分其善惡而正之。如畢命所謂旌別淑慝也。善惡既分。使爲善者日以加勉。而人知所慕。爲惡者日益愧恥。而人知所畏。如此。書簡厥修。進厥長者。皆分正之意也。

東郊、成周卽洛邑也。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善之德卽孝恭也。事父母以孝。行己以恭敬。令德之大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孝于父母。必友于兄弟。兄弟者同氣之親。同出于父母也。不愛兄弟。亦不孝于父母矣。克施有政者。推此孝友之心見于政事之間。慈祥愷悌。溫良愛敬。足以感人悟物也。夫以東郊之任。其責非輕。曾不聞成王擇有才術政事者命之。今乃以命孝友之君陳。特曰惟孝友于兄弟何也。蓋一身者。天下之本也。一家者。天下之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而夫子亦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未有身不修而能齊其家者。亦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其國者。古人之觀人設施措置。大抵先觀一家之治否。蓋其近者莫如家。而踐履之實不可誣者也。然閭巷之人亦有能孝于親。友于兄弟。而不達爲政之理何也。曰習之而不察。行之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也。今君陳以其孝友之心擴而充之。以施于政。豈非習之察、行之著、由之而知其道乎。尹茲東郊之任。舍君陳未見其人也。又勉之曰。敬哉。敬則此心常存。不敬則雖有孝友之令德。亦將罔念而作狂矣。君陳既有孝友。是其化民之根本既立。成王得而勉勵之。培植之。使以周公爲準則。昔周公師保萬民。師以教之。保以安之。民至于懷歸周公之德。皆其師保之效也。其條目品式。紀綱法度。莫不一一具在。爾君陳往此東郊。謹其所司。謂不出其位也。茲率厥常。謂循其常理。無妄意以生

事也。懋昭周公之訓。謂勉而明之也。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周公之訓雖具存。苟不得其人以勉明之。則周公之訓。亦虛器爾。明則其心通意曉。惟吾所用不拘陳迹也。政如此則民其有不治乎。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我聞之古人有言。至治之世。其芬芳之氣。至于感格神明。蓋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有至治則自然有馨香。其形見不可掩。幽猶足以感神明。而況于人乎。況于頑民乎。成王既言至治馨香之效矣。則又極本窮源而論之。所謂至治之馨香者。非以黍稷也。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其德之馨香。而非專在于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爲徒物。故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成王論馨香之效。至于格神明。而極其所以馨香之本。則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使君陳之治。未至于感神。而德未足以致治。則安得爲馨香乎。又安足以化商民乎。成王所以責望君陳亦重矣。然而君陳將欲爲明德。以何爲明德。無如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猷、道也。訓、教也。式、敬也。周公之所以教民者。皆周公之道也。爾其式敬之。惟日孜孜。以致其勤。不敢萌一毫逸豫之心。人之用心。苟有須臾之間斷。作輟之不一。則是此心有所分。已與周公猷訓相戾矣。安在其爲明德乎。惟孜孜。惟無逸豫。則心無所適。心無所適。則湛然而明。周公之猷訓。卽此心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引常人之情以爲戒也常人之情其未見聖也則企慕之心動于中如不克見然及其既見聖之後志不勝其氣道不勝其欲其心日以玩而不能用聖人之道矣凡人之情如此爾君陳可不以此爲戒周公之猷訓爾之所親見既見之後使當孜孜汲汲期于由聖而後已爾惟風下民惟草化民之本在君身草上之風必偃未有君行于上而民不從于下君陳之臨民也有君道焉陰驅潛率之者當在汝之身行于上而民不從者行之不篤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周公以聖人而爲政則其設施之方措置之宜因時適變不用以衆人謀度而此理自灼然于心君陳以賢繼聖苟不參人己以商議其可否則必至于失事故戒之曰圖厥政莫或不艱凡有所謀之政事不當以輕心乘之須致其難可也惟不敢輕于舉事故有害焉之可廢利焉之可興有當出焉而從輕有當入焉而從重其疑未辨可否未決則當與師衆虞度之是參之以人謀也及其庶言皆同以爲當興當廢當出當入矣則必思繹之于心以審察之是決之己見也人與己並用而不偏廢庶乎是非可否無所失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是又稱美君陳能如此也嘉謀嘉猷之善者也嘉猷道之善者也爾有善則入而告其君無有懷疑情而不吐者爾又能順行此謀猷于外稱揚以告人曰斯謀

斯猷皆吾君之德蓋人臣以進言爲能事人君以聽言爲能事當其言之進也是其善之在臣也及其君聽之君從之是其善非君之善而何天下之善無一而非君之善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信乎其爲我后之德也夫民之難化患在乎君民之情不通君有善而民不知則上之德意志慮不達乎下若君民之情既孚君有善而臣能稱揚之民信之則民豈有不從化乎成王稱美君陳之能如此故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使爲人臣者皆能順是則臣爲良臣亦顯名于世矣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弘周公丕訓爾惟勿宥惟厥中

惟君陳不及周公之聖故成王之意欲君陳守周公之法當如曹參守蕭何之法故又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弘與人能弘道之弘同推而廣之以被于民者弘周公之不訓也然則周公之不訓安在下文所謂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以至曰忍曰容曰簡厥修進厥良者皆周公之訓也君陳居分正東郊之任是有其勢也法令具存是有其法也乘其勢位之尊以作威虐于民是依勢也借三尺以行己之私意侵削其民是倚法也君陳當以至公存心苟有所依有所倚是此心之有所偏也偏則私矣既不依勢又不倚法惟務寬而有制可也政太寬則弛弛則縱縱則民玩政太猛則殘殘則虐虐則民無所措手足本之以寬而寬之中有隄防之意存焉則從容不迫之間自有和矣謂之和則不失之縱亦不失之怠若禹之行水焉當順則順之當治則治之然後水由地中行無有壅遏奔突之患矣殷民在辟予曰辟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此戒君陳之用法不可循君意之輕重惟當其理之輕重也殷民在辟者殷民之犯法也予以爲當加之法汝不可以我之故遂加之法也予以爲當在所赦宥汝不可以我之故遂從而宥之也君之喜怒無常情而法之輕重有常理舍其狥君者而以循乎理之中可也惟君陳知有理之中則人君之意苟是則從君可也非從君也乃從理也人君之言苟不當則從理可也從乎理乃所以從君矣古之有司得以與天子相可否如莫尊于人君莫重于主勢而其言有未當理有未順則人臣得以違之春秋之法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則君命有所不行首止之盟以王世子出會諸侯以列國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預是盟此理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以愛易儲而齊桓公仗正道以翼世子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預焉此春秋所以大居正也後之人主不知此義往往以爲生殺在我予奪在我惟其言而莫予違此治所以不逮古也雖然君陳令德君子也安有依勢倚法之事成王守成賢君也安有任意之喜怒以生殺夫人此皆成王于踐履之中深見私情之易勝而公理之難保既以之戒君陳而又且不敢自恃此成王所以爲賢君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戒君陳謹于用刑也用刑雖非君子之本心亦不可不用焉惟當謹而不妄用可也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肯化于汝之教者此則法之所當加然必審察思慮用法于斯人而可以止其法于不用者用

法可也。何者刑一人而千萬人知其所懼。此辟以止辟也。古人于用刑之中。無非仁心之所寓。亦猶孫子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舜刑四凶而天下咸服。民自不犯于有司。豈非辟以止辟乎。秦皇、漢武嚴刑酷法以繩其下。而盜賊布滿天下。終不可禁。此其爲辟也。適以召天下之犯法。而非以止法也。若所謂當加之法者。如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之人是也。狃。習也。習于爲姦爲宄。而不肯變也。與夫敗壞典常之教者。亂其風俗者。此皆創亂之人。犯之而至于再。猶可恕也。犯之而至于三。則雖細罪亦不當宥之。以其情之不可恕者也。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于汝當用法之人。惟此等人一加之法。是絕其禍亂之原。而人知所懼。辟以止辟在此而已。苟外此而妄用刑。則不可。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此戒君陳知所以愛民。又當知所以化民。知所以愛之。則不可以不察。知所以化之。亦不可以不察。心不懷德義之頑民。汝不可以忿怒疾惡之。其有能率教之民。則進奬拔用之。不可以求全責備。下文又分而言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即無忿疾于頑之意也。忍。亦容也。忍則出于制其心。容則出于無心矣。人必有以制其心。使無所忿疾。如此。則事其有成矣。有容則其量之寬大。又非忍之可言也。故有含蓄而德日以大。德之大則不止于有濟也。由忍而至于容。由其乃有濟而至于德乃大。如山海之藏疾。如山澤之納汙。寬乎其有容也。綽乎其有裕也。豈非愛民之心不可以不察乎。簡厥修。亦

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卽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一意于含容而不知所以分別善惡。則是雜揉而民無所激勵矣。故使人也器之。隨其才而舉之。其有知所以自修而恥于爲惡者。吾則簡而別之。簡別其自修者。則不知自修之人。亦有所簡別自愧于中。曰吾奚爲而不與厥修者簡也。亦將勉爲修矣。其有賢良之人。其德行可用者。吾則進而顯之。顯進其賢良者。則不爲賢良者。亦知所勉勵自愧于中。曰吾奚爲而不與厥良者進也。亦將化爲良矣。此豈非化民之心不可不察乎。有以愛之。又有以化之。分正東郊之治。其在此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所以欲君陳無忝厥于顧。無求備于一夫者。蓋自心之同然者觀之。以民本厚也。故孟子當戰國崎嶇險詐薄俗之中。而每道性善。蓋自其初而觀之。民生具五常之性。知愛其親。敬其兄。豈非厚而不薄乎。其所以爲薄俗而不知敦厚者。以其因物而遷變。猶禮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情也。情熾而滅其性。則向之厚者薄矣。向之厚者化而爲薄。而所謂厚者未嘗不存。在上之人所以率之者如何耳。動民以行不以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違上所命者。民不從君之令。而從其所好也。謂以身教之也。汝君陳之化當自汝身始。敬典在德者率之以身也。汝能敬其典常之道。篤于父子兄弟之愛。又能在德愛敬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矯飾以行之。則汝之躬行者至矣。汝之躬行旣至。

則人將化上之德。皆變其舊染之習。而升進于大道。蓋民必知所變。而後進于道。舊俗猶存。其能進于道乎。至于大猷。則化頑成仁。化薄成厚。父子兄弟之愛。還乎天理之自然矣。由此觀之。民性豈不善乎。民生豈不厚乎。此革之上六所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之時也。民生至于變而升于大猷。則福在于其君。而予一人膺受多福矣。名在其君。而汝君陳亦有美名于永世矣。人君之福不可以他求。民得其安。則君得其安。是君因民以爲福也。人臣之名亦不可以他求。民享其休。則臣亦享其休。是臣因民以爲名也。外此以求福。是邀福也。外此以爲名。是干譽也。頑民雖微。而所係于君臣者如此其大。君陳其可忽哉。

尚書詳解卷四十二

周書

顧命

此篇雖凶事而死生之理始終之變古人制度纖悉周密莫不詳見學者不可以凶事而略之生之有死達人視之以爲夜旦之常蓋人道之常然始終之義也自非學問之深者不足以語此此成王自幼沖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學有緝熙于光明至于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者當與曾子易簀春秋書公薨于路寢之事同義是雖名分尊卑之不同而其所以達始終之義一也雖然此經之所載固嘗言帝乃殂落矣而無顧命又嘗書陟方乃死矣而無顧命又嘗言成湯既歿武王既喪矣而皆無顧命成王獨有顧命何也曰成王自艱難變故中而得之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初未嘗有變故而成王當幼沖之始管蔡四國流言成王致疑其事亦殆矣凡天下經一變者長一智遭一蹶者得一便顧命之作成王其亦折肱而知良醫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之書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而孔子序書獨云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蓋三公之職也三公內總百官外總諸侯故特舉召公畢公當是時召公爲西伯畢公爲東

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如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成王之將崩也.命召畢二大臣.率諸侯以相康王.則終始之義.于是乎正矣.顧命者.成王臨死迴顧而爲此命也.雖然.周官之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則太保次于太師也.命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而召公乃居先者.周召二公同功一體之人.周公旣歿.則當國事之重任者莫召公若也.故以召公爲先.夫以召公之勳德.與周公同.而其位乃次于畢公之後.以此見古者腹心宗臣與社稷同體.初不論職位之高下.官資之崇卑.晉文公十九年在外.及其定霸.無非趙衰狐偃爲謀主.文公自僖公二十四年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薨于被廬.始命狐偃將上軍.趙衰爲卿.狐偃則遜于狐毛.而佐之趙衰.則又遜于欒枝先軫.若以後世論之.二臣自入國卽當以高官大職處之可也.經數年而後命將上軍.及爲卿之任也.又相遜.齊桓公之霸.全在管仲.管仲只爲下卿.及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仲不敢受.且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當時國子高子常爲齊上卿.然國高初無功于齊.而管仲甘處于國高之下.漢高祖之興.全在張良.其後立太子.使叔孫通爲太傅.張良爲少傅.由此觀之.腹心之臣本無計較官位.自春秋漢世以來尙有之.而況召公之大賢乎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作書者敍成王以病之故.具召其臣也.惟四月始生魄.十六日也.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

水。成王將發大命臨羣臣諸侯。必當齋戒沐浴。今疾病矣。不齋戒沐浴。惟洮盥其手。顙洗其面。古人于臨死之際。猶必敬也如此。扶相成王之官。如太僕者被王以衮冕。加之朝服。憑玉几以出命。玉几乃成王所坐之几也。乃同時召三公六卿大夫士。自保奭而下是也。孔安國謂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彤、芮、畢、毛、衞、皆國名。諸侯入爲天子公卿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禮次第爲六卿也。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帥其屬守王之門。虎臣卽虎賁氏也。百司、百官之長也。御事諸掌事者。蓋羣士也。成王于將崩之際。召三公六卿大夫羣士憑玉几以出命。命相康王。所以顯其事于衆人。而公其命令于天下。天子者天下之共主。當與天下之人共戴而君之。古之立君者。惟恐事之不顯。而衆人之不覩也。然而可以絕窺伺之端。遏禍亂之原矣。成王于此而正終。故康王亦自此而正其始。其事暴白于天下。人人得而知之。此顧命之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後世之君則不然。父子之間、以死爲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之爲太子也。二十餘年而其子已壯。一旦順宗病不能言。而德宗寢疾之久。不能召宰相屬以託孤之事。至使宦者得以擬議其所立。倘非因衞次公等草詔得至禁中。抗議立廣陵王。則其事亦危矣。說者以爲幾有趙高之事。人主可不以此爲鑒哉。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

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章乃成王發大命以示羣臣也二日乙丑而王崩前一日甲子成王乃能發大命歷敍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與己所以守天下不言不亂如此自非成王學問之力何以至此嗚呼嘆而後言也漸進也疾大進而幾危矣病者疾之甚也病且日臻既彌留日久是以疾有增而無減必死者也予忍既死之後欲出誓言以繼續我所欲言之志而不得故我詳審以教命汝以見言之不苟發欲使聽之專也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推言文武所以得天下之由父子以光明之德相繼故曰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此言文武化民之大端治天下者以民爲本民之所麗者在于衣食文武先定其民之所麗使民得所附著不至失所亦猶成湯愼厥麗也民既有麗則衣食足矣然後可教故陳之以教既陳之以教于是使民習其教民習其教則自不違其上知所服從矣我文武所以化民如此故能革殷爲周集此上天之大命在後之侗乃成王自謂也侗者侗稚自謙之辭也以敬而迓上天之威蓋天威卽敬也成王以人合天故曰迓天威繼守文武之教無敢昏貳而逾越其所守之心苟昏而不明則必至于放縱逾越成王惟其不昏所以不逾此數句乃成王學問所得處在此爲人主者患在不能保宗祖之業至于昏逾今成王守文武大訓不敢昏逾則爲君之責盡矣無有歉然不滿者矣今而將死順受其正又奚憾

焉。今天降疾殆。死生皆天理也。天降疾病于我之身。甚危殆矣。弗興、不起也。弗悟、不覺也。不起不覺。言其必死也。爾羣臣庶幾明我之言。以敬而保安元子。康王成王之所得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矣。今復以此敬而授之羣臣。使以敬而輔康王。使嗣王能大濟于艱難。蓋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惟有以濟其艱難而後可柔遠人也。能邇。謂治近當無所不盡其能也。安勸小大庶邦。謂使小邦大邦皆得其安。相勸勉于爲善也。爲君之道。不能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則謂之不君矣。然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之要。當自一身始。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爾能思夫人自治其威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爾不可以嗣子康王冒進于非幾之事。非幾與危事。皆威儀之反也。康王不進非幾與危事。則其所進者。當自治威儀矣。觀此章有以見成王之所得于周公者。惟此而已。故垂歿之際。以是而付之羣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成王顧命羣臣已畢。公卿大夫士既受命而還。復其本位。出綴衣于庭。綴衣即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綏之事。鄭氏釋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王發顧命在此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于寢處。以王病重。不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于庭。將欲爲死備也。越明日乙丑。王崩。太保召公于是即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俾爰齊侯

呂伋取干戈虎賁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夫卽位大事也古者豫建太子儲君之位欲其早定成王以乙丑日崩太保亦以乙丑日迎康王入不待崇朝之間而嗣子之位定矣則變故何從而生哉此機會之不可移時也春秋以來魯昭公以十二月己未薨于乾侯逾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且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立乃在是月之戊辰相去六日蓋遲速進退受制于季孫意如不得以時定也又豈知顧命之書古人之意如此其詳密哉當是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實太公之後也仲桓南宮毛親信之臣也呂伋掌兵非有仲桓南宮毛將命以往則伋亦不承也非有宰臣之命則亦不敢發也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如此魯莊公自卽位之初遂以兵權授之慶父卒至于國人不能制唐人以神策軍使宦官統之至于廢立自如然則兵權豈可以妄授之人哉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氏八百人呂伋爲天子虎賁氏也南門之外路寢門外說者謂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宮在南門之外殊不知古人之意正欲使太子特出于外以兵衞再迎之而入顯示衆人明其爲天子之子也夫然後姦邪屛息不復有窺伺之望矣不然安有成王寢疾彌留之久太子不在其側而在南門之外哉延入翼室恤宅宗東坡先生解翼室謂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翼故康王廬于翼室爲憂居之主也恤憂也宅居也宗主也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

宰相之權如此其重也當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故此篇自乙丑王崩之後凡稱命者皆太保之命

桓毛之取干戈.太保命之.冊度之作.太保命之.以至設黼扆四坐.陳國家之寶玉.陳天子之輅車.無非太保之命.命士須材言伯相.而作冊度不言伯相者.丁卯之日去乙丑爲近.故蒙上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之文也.癸酉之日去丁卯爲遠.故又言伯相.伯相太保互稱.以其爲三公則謂之太保.以其爲西伯.領諸侯則謂之伯.以其爲冢宰則謂之相.冊度者.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也.成王雖顧有遺命.未作冊書.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答命受同祭享.皆是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王自乙丑崩至癸酉爲九日矣.乃始命士須材者.天子七日而殯.于死日爲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太保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之類也.狄者下士也.扆者屏風畫爲斧文.白與黑爲黼.前出綴衣于庭.至此復設黼扆綴衣.象成王平生時所爲.經于四坐言設.則四坐皆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即狄設黼扆綴衣也.王崩之後.欲宣王命.故布陳儀衛.自狄設黼扆而下.王之所坐也.自越玉五重.陳寶而下.王之所寶也.大輅在賓階面而下.王之所乘也.二人雀弁執惠而下.王之所衛也.古人于制度典章文物之間.所以如此者.豈爲華侈之具哉.此有深意存焉.當前王方崩後王即位之始.此國家之大事.所以陳此者.其一則欲象成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欲以起後王愛慕之心.使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也。其一則起羣臣百官諸侯尊敬之心。想慕天子而係心一嗣君也。其一則以是表人主之尊。天下無二所坐如此。所寶如此。所乘如此。所衞如此。如此其尊嚴。如此其崇高富貴。所以絕天下覬望之心也。古人深意不爲文具。由漢以來蕭何治未央宮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及光武以漢家子孫司隸官儀之舊猶足以係民心之思漢。則聖人于典章文物。衣服車旗之制。豈無意哉。牖牖也。間者。牖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所敷重席者。皆三重也。舉其上席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篾、桃枝也。黼、黑白雜繒也。純、緣也。以黑白雜繒爲緣也。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因生時之几不改作也。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于牖間之南嚮所敷重者。篾席以白黑繒爲緣。以五色玉而飾憑几。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蒲蒻之席也。綴、雜綵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貝、有文之貝。用以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以莞爲席也。畫純。以五綵色畫帛以爲緣也。刻鏤之玉。謂之雕玉。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西夾南嚮。路寢爲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非路寢正室也。西夾之南嚮敷重筍席。以蒻竹爲席。玄紛、黑綬也。以黑綬爲緣。以漆而飾几。此親屬私宴之坐也。以宴親屬不事華飾。取其質也。孔穎達云。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蓋夾室是隱映之處。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覲諸侯坐也。東坡曰。將傳先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于此乎。于彼乎。故

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一段所陳乃王者之寶也越玉五重陳寶一句乃總下文而言之也于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五重者西序二重弘璧也琬琰也東序三重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謂之重者雙玉爲鼖陳寶者如赤刀大訓河圖之類皆是也赤刀先儒謂武王誅紂時刀以赤爲飾大訓者虞書典謨也弘璧大璧也琬琰大圭也此則陳于西序之坐北大玉者華山之玉也夷玉者東夷之玉天球者雍州之玉河圖乃伏羲所畫之八卦此則陳于東序之坐北虞書典謨之訓與伏羲所畫八卦先王皆以爲傳國之寶其重先代之遺文也如此胤之舞衣胤者古之國名也所制之舞衣合于法度也大貝亦猶前之文貝取其大者鼖鼓長八尺先代之器商周以來寶之此則陳之于西房謂西夾坐之東也兌和古之巧者垂乃舜時共工也所造之戈弓竹矢亦有法度此則陳之于東房謂東廂夾室也舞衣戈弓竹矢之微古人技巧之末爾苟合度法則亦寶之蓋其精妙極于此無以復加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則王者所乘之車輅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玉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此篇所謂大輅輅之大者卽玉輅也在賓階面西階南嚮也綏輅繫綏于下玉

輅之次者卽金輅也。在阼階面東階南嚮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先輅卽象輅也。在左塾之前門側之堂謂之塾。塾前陳車以轅嚮堂北面也。次輅卽木輅也。金玉象皆以飾車。故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在右塾之前。左塾在門內之西。右塾在門內之東。左右皆北面嚮堂也。此皆路寢之門內。五輅取其四。不言革輅者。蓋革輅兵戎之用。故不必陳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此一段乃王之儀衛也。禮大夫服冕。士服弁。凡言冕者皆大夫也。言弁者皆士也。士之衛殯與在廟同。助祭乃服雀弁。故執兵以衛。亦用雀弁。鄭康成云。赤黑白雀。言如雀頭色也。惠、三隅矛也。立于畢門之內。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天子五門。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亦名畢門。亦名虎門。在門者兩廂各一人。故曰二人。綦弁者。鄭氏云。青黑色曰綦。戈上刃亦兵器也。堂廉曰陛。士所立處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曰四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言冕者大夫也。劉、鉞屬也。劉與鉞亦兵器也。東堂西堂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瞏。立于西垂。瞏戣皆戟屬。東垂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凡言弁者。在堂下。言冕者在堂上。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階上也。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者。堂北階上也。此所陳七兵。其名不同。皆執兵器以爲衛也。畢門之內與夾兩階。去殯爲遠。使士爲之。東堂、西堂、東垂、西垂、側階。在堂上去殯爲近。故使大夫爲之。先門次

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敍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敍之也。觀此一章。見古者執兵以爲人主之衞者。皆士大夫爲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此也。觀立政之書。綴衣虎賁。皆選吉士而當掌親兵者。乃太公之子賢者之後爲之。至于執兵衞王。又皆士大夫爲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氣習之所熏染。人主安得心術不正。昔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騶知禮。至漢之宿衞。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子爲之。猶有古意。後世苟簡人主。寧近小人。不肯近君子。在王所者皆宦官武夫。則人主之德何由而成。而人主之勢亦何自而尊哉。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前面鋪陳儀衞已定。于是傳顧命于康王。麻冕者、績麻三十升爲之。皆吉服。成王喪在殯。何以用吉服。爲天下之計。不得已而用之于吉服之中。特示變焉。周禮袞衣五章。裳四章。此則于裳獨用黼焉。蟻裳者、于裳畫蟻行往乘之文也。彤裳者、纁裳也。皆吉服示變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西階也。不敢當主。以其死親也。故由賓階而升。卿士、兼公孤大夫言之也。邦君、諸侯也。麻冕蟻裳入就班位。無所執事。故特言入卽位。太保、三公也。太史掌册書者。太宗卽大宗伯也。此三人皆如下文所言是也。皆麻冕彤裳。太保則奉介圭于王。考功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介、大也。大圭卽鎮圭也。康王之所守也。上宗卽宗伯也。或云太宗。或云上宗者。大宗伯一人也。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一人

奉瑁同爵名使康王主祭祀也瑁王之所執以覆冒天下也太保與上宗皆由阼階而升蓋承主奉同瑁皆是承王命故重其事由東階而升也太史秉書即上文所作之册也隨王之後故王由賓階太史亦秉書由賓階御進也進王以册命當時公卿大夫諸王皆在而所以執事則在此三人太保太史太宗而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曰册命之辭也皇天后君成王也親憑玉几稱道發揚臨終之命命汝康王繼嗣文武之大訓以臨莅爲天下之君率循文武之大法以調燮和協天下用對揚文武之光訓不負前人之付託此敍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康王于是再拜而興答曰眇眇言其微之又微也至微之小子安能足以治四方以敬忌上天之威乎言任大責重非小子所能當也其謙沖退託之辭如此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既謙退自處以爲不能當于是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受之于上宗也既受之後王以瑁授宗人執同而祭禮成于三故三宿三進酒柩前也三祭三祭酒漿于神坐也三咤三奠爵于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顧命也祭之未必飲神酒受神之福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饗福酒

畢王乃以同授太保太保受同降階盥手更洗別同祭祀以變爲敬不可用王之同也既洗異同實酒于中秉璋以酢祭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既祭太保復報祭酒大祭祀之亞獻也太保至殯前欲祭祀以同授之宗人宗人卽小宗伯也太保供王宗人供太保卽以同授宗人太保拜白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答拜拜柩尊所授命也太保乃于宗人處受同而祭王則三祭太保但一祭而已祭禮亦饗福酒宗人讚之嚌者至齒欲飮而實不飮也王謂之饗太保謂之嚌者互相備也宅授宗人同宅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白成王以事畢也太保既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康王亦答拜敬所白也禮既畢則太保下堂有司遂收器物諸侯皆出廟門殯之所處故曰廟出路寢門外以待康王之後命也此篇所記成王于此而終康王于此而始其儀衞典章之盛作史者記之其文簡古深有法度存焉

尚書詳解卷四十三

周書

康王之誥

此篇與顧命之書相連。伏生之書。以康王之誥合顧命。後人分之爲二篇。然天子之居喪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啜粥面深墨。寢苫枕塊之時。何暇以冕服朝羣臣。何暇出誥命。若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滕文小國之君耳。一聞孟子性善之論。滕定公薨。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未聞以言語誥臣下也。雖太甲卽位之初。既葬成湯之後。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作伊訓。肆命徂后。亦未聞太甲以冕服朝羣臣出命令也。然則康王賢主也。召畢之徒。又皆元老大臣。曷爲其如此哉。說者曰禮有正有變。喪服正禮也。冕服變禮也。然嫂溺援之以手者。皆其不得已而後有變。非有不得已則何用變哉。東坡引左傳子皮如晉之事。考據甚詳。然其書既定于孔子之手。爲後世之法。謂之非禮有不可也。姑存厥疑。以待能辨之者。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讀顧命之書。當知春秋書公薨路寢之法。讀康王之誥之書。當知春秋書公卽位之事。卽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魯昭公之薨于乾侯也。不得正其

終故定公制于權臣不得以正其始春秋元年必書正月而定公獨無正月魯于是乎曠年無君也康王既受成王之顧命則是得以正其始矣夫子序書直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奔赴王喪因新君卽位而相見故康王因此報誥之此康王之誥所以作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畢門之外爲應門畢門及路寢殯宮在焉故王出應門內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左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而入在應門之右北面而立布乘黃朱布陳也乘四匹馬也黃馬之色朱者其尾鬣也諸侯朝見天子畢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所謂享多儀是也故諸侯皆陳四馬黃朱鬣以爲庭實詩曰駾彼乘黃則黃者出于自然左氏傳曰宋公子有白馬公取而朱其尾鬣則朱出于人爲諸侯所獻之馬必用黃而以朱飾者蓋黃有中順之色象臣道朱者君之服象君道諸侯體臣道以從君令故黃而朱之賓者諸侯有賓客之儀稱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曰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圭以馬爲幣說者謂六幣所以享也此特享禮之一蓋因喪禮而行朝故簡享禮之數賓稱奉圭兼幣之辭而進曰一二臣言諸侯非一人也衞爲王之藩衞也敢執壤奠言執土所出之物以奠于王皆稱再拜稽首拜送幣而手至地以盡禮也康王義在于繼前人之德則爲諸侯之主受其幣故答拜王無答拜禮以卽位初諒退如此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太保爲冢宰第一芮伯爲司徒第二咸進相揖率羣臣諸侯皆進戒也不言諸侯者以內而兼外也再拜稽首而後戒王曰敢敬以告天子以誠而告欲王聽之專皇天改大國殷家之命而歸周惟文武誕受羑若蓋自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用能憂恤西土之民文武興邦自西土始也太保所言羑若者蓋康王生長于深宮富貴之中不知祖宗之得天命皆自艱難之中得之故舉此以爲戒惟新陟王升遐曰陟指成王也畢協賞罰言或賞或罰無不當理如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賞也如踐奄伐淮夷罰也戡定厥功能勝天下之强定天下之業所以有此休美敷布以遺之子孫今王敬之哉文武成王所以有天下者亦惟敬而已今王當以敬爲主張大六師之衆俾國威振而天下服無使我高祖之德寡有之命至于隳壞然而當康王卽位之始羣臣進陳不聞有盛德之言惟曰張皇六師成王之所以持盈守承者盛德之事非一而第及于六師抑無乃羣臣教康王以好大窮兵嚴刑酷法歟非也人臣之進言也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言賈誼進權勢法制之說于寬仁之主君子以爲通達貢禹進恭儉于優游不斷之主君子以爲不切蓋康王賢主其仁愛出于天性所患者惟恐失之過謙況守成之世易以廢弛故謙之六五必曰利用侵伐大有于六五亦曰厥孚交如威如正此意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羣臣既進戒康王故康王報之以誥曰庶邦侯甸男衞不言羣臣者言外以見內也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大平天下使人莫不得其均大富天下使人無有不足文武之爲君惟務平富不務害人其德如此故所至之地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覆載所及皆齊信齊一其心以信上之德文武之德所以昭明于天下四方萬里無不昭灼文武之德既達于天下又有其臣以宣布心力于天下熊羆之士言有力也不二心之臣言一心也文武所得有心力之臣保安父治王家所以能受天下之正命皇天訓之以道所謂式教用休也付畀之以四方之衆文武之心猶以爲未足也又建置諸侯樹立藩屏以輔贊我後之人康王之意謂文武之德尚賴人臣之助況當時建侯樹屏亦欲得人以遺其子孫今我其賴爾諸侯羣臣協心以事上亦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所以爲文武也今予一二伯父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舉同姓之大者言之則異姓亦在內也爾先公之臣即諸侯祖父也爾諸侯之祖父所以臣服于先王之法度如何汝當循守之以安爾先公之臣蓋爾能循爾先公之臣所以服我先王之法則爾祖父亦得其安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身有彼此遠近之異心無彼此遠近之異身雖居外土而心之所向當常在王家用奉憂其臣道之所當順者敬爾侯度心在王室

孰非臣道之所順。則臣道盡矣。不可遺我稚子之羞辱。汝諸侯不能盡臣職。豈不爲我之羞乎。此見君臣同體也。古者天子之于諸侯。其言辭責望慰撫之切。思意下達如此。汝諸侯安得不以一心奉上哉。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自太保而下也。聽命畢。既皆相揖而趨出。諸侯各歸其國。朝臣各就其位。王釋冕反喪服。則羣臣諸侯亦皆釋冕反喪服。可知臣子之情一也。禮。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服斬衰。若夫考據古今。以證其非禮。則東坡之說爲詳。

尚書詳解卷四十四

周書

畢命

此篇當知商之餘民三紀之後世變風移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畢公之化尤難于其終蓋當是時爲善者衆易以勸也爲惡者寡易以懲也故康王所以命畢公者歷數其薄惡之俗防閑之道宜以嚴終此聖賢因時制變之道也康王知成終之難非有元老大臣雅德重望者不足以膺此之任故畢公以父師之尊而保釐東郊然則畢命之篇其治與君陳相因畢命言命君陳不言命何也君陳之命因于周公皆成王一時之事非若更王而命畢公也故不言命君牙之命因于祖父皆子孫繼述之事非若伯冏之爲太僕也故不言命今攷二書若君陳之書尤詳言周公之訓而其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若君牙之篇尤詳言祖考之績而其言曰率乃祖考之攸行則二書不言命其意可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命作册畢者作册書以命畢公也此經惟命周公後封伯禽于魯有作册逸誥與畢公之命言册其他皆不言册豈以伯禽畢公皆命之于廟是以有册歟抑亦其他皆有册特舉其一以見其餘歟分居里成周郊成周之郊即洛邑也分別民之居里使爲善者不雜于惡而爲惡者不雜于善如下文旌別淑

愿表厥宅里是也周公之治商民其時民染舊惡未知所向故周公特含容之告諭之未嘗有所分別至君陳之時則漸化矣故君陳謂之分正有修者之可簡有良者之可進猶未敢明言分別之也至畢公之時其俗大變爲善者多而爲惡者寡不因此時旌別之則善者無所恃惡者無所懼聖賢因時適變苟于周公君陳之時而遂行分居里之策豈不激之而生變歟因此亦可以見古人之教化不惟于民如此而教養人材亦有分別焉虞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王制曰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是亦分居之意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官敘述所以命畢公之意也惟十有二年卽康王卽位之十二年六月庚午之日月出之光朏然乃六月之初三日自庚午之後三日壬申朝步自宗周至于豐自鎬京徐行至文王之廟也古者封侯命有德賞有功皆于祖廟示不敢專也觀古人之意如此豈可以賞非其人祿非其德者乎在文王之廟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使之保釐東郊衞武公以諸侯入而爲王卿士此卽後世更出迭入之意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嗚呼先嘆而後言畢公爲太師謂之父師者尊之也夫君前臣名禮之大者也康王不名畢公而稱之

曰父師古者人君體貌大臣如此畢公乃四朝元老受顧命以輔康王而康王尊禮之則當其在王之左右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知矣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此言國家所以致化之由必先推文武周公我文武之所以能受商命者以其敷大德而得之非無故而得之也以文武之聖又有周公輔贊左右先王安定其家自武王既喪四國流言三監挾淮夷叛當此之時不有周公周家王業其殆哉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周公知商俗不可以不變而又不可以驟變也于是有謹毖之意焉其所以謹毖之意觀多士多方之書可見遷于洛邑者非以勤勞遷徙之也使之離舊士之惡習以新其觀聽使日見周家之德日聞周家之教日親近周家之賢士大夫日睹聞周家之聲明文物庶幾用化其教焉既歷三紀十二年爲一紀三紀已三十六年矣其世既變其風既移故四方得以無虞商民特東都一邑爾而曰四方無虞者京師天下之根本東郊之民無虞則四方無虞觀下文所謂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可見君民一體也民得其安卽君之安也故予一人以寧康王推本言之今日之所以無虞以寧者皆文武周公有以基之雖然有以基于前而無以繼于後知其化之所已至而未知其化之所未至則他日之事亦不可保道有升降者康王知消息盈虛之理有升必有降有治必有亂有安必有危其不可恃也如此惟當有以革其俗則可長其安蓋其俗苟未盡革則一時之安雖若可喜而他日之變殆未可知此康王所以欲畢公分別善惡以盡革其俗也上文既言世變風移而曰俗猶未革何也蓋世變風移者舉其大概而餘風未殄則民亦未純乎爲善也臧善也有以善其善則善者顯而不善者懼此

民所以知勸。孔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亦此意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則稱道畢公之德也。雖是稱舉畢公之德。而康王之德亦于此可見。蓋知人者必先自知。儻非康王平時德盛仁純。闇室屋漏之中無有愧怍。安能知畢公之德如此其詳。惟公懋德。懋勉也。人皆有此德而勉之者鮮。所謂勉者何。卽克勤小物處可以見之。惟其知所勉。是以孜孜汲汲。常有不自足之心。至于小物而猶知克勤。常人之情。莫不以大節爲可尙。而小者易于忽略。聖賢之小節處不忽略。則其大節亦可知。此小物之勤。所以爲難。乾卦九二。聖人之德也。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庸言庸行。卽小物也。孔子稱顏淵之賢。惟于簞食瓢飮觀之。貶微生高直。惟于乞醯之事見之。後世如漢武帝號爲知人。識霍光于行步不失尺寸處。識日磾于不轉盼處。是亦此理也。弼亮四世。卽輔佐文武成康也。正色率下。謂正其顏色。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也。聲色之化民末矣。然形于外者。皆其中之所存。曾子所謂正顏色。斯近信矣。以此率下。人皆有所觀感聳動。誰不祇敬師法畢公之言乎。惟其平時畢公所以正身者如此。故四世皆賴其功。嘉績之在先王爲多。其遺休足以沾丐後人。予小子今日所以垂拱而仰其治之成。皆畢公之力也。觀康王稱道畢公之德如此。想見其簡默靜重嚴毅。可敬可法。以斯人膺保釐之寄。康王其亦不輕于用人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前既美畢公之德此則命之以事今予祇敬命公以周公之事是以周公而待畢公亦猶成王命君陳以式周公之猷訓也往哉自今以往東郊當旌別淑慝明辨其善惡使不相雜揉表厥宅里謂表異其所居之里若後世孝子順孫旌表門閭之類彰其善而使爲善者有所顯癉其惡而使爲惡者有所病樹之風聲樹立其善風與其善聲也堯之化及于後世猶曰堯之遺風禹之教及于朔南猶曰朔南暨聲教蓋惟風聲能聳動人使人聞之而思奮感自有所興起也豈必家至而戶曉哉弗率訓典殊厥井疆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所以表其爲善雖有所別于惡而未表其爲惡也茲猶有不率循其教訓之常者于是又表其爲惡而殊其井居田里使之不齒于鄉里不得預乎鄉田同井出入相友之中凡若此者皆所以俾之知所畏知所慕也表宅里樹風聲而後人知善之可慕殊厥井疆而後人知惡之可畏是非羞惡之心誰獨無之其所以安于惡而自棄于善者正以無所畏慕而然也今焉善惡如此之分別有以誘之于其前又有以沮之于其後民安得不捨其舊而新是圖哉惟康王之世然後可以用此蓋民有愧恥故也以用之于周公君陳之時則非矣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天子王城之外有四郊一圻之地昔已畫爲界久而不能無遷移也故使重而畫之封疆守禦者已有人久而不能無懈弛也故使謹而固之然則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而猶不忘郊圻之畫以辨其境界封疆之守以固其防備者蓋居泰之世治泰之道當如此不然則既治而忘其亂既安而忘其危矣先王之時所以法度詳密無

有倉猝不虞之變者。蓋其蚤正素治有如此者也。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東郊安則四海安。何疑之有。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畢公之于東郊也。豈無政事以正其民。而政之所貴者在于有常。而非拂人情以爲奇也。豈無辭令以告其民。而辭之所尚者在于體要。而非違乎理以爲博也。不惟好異而已。好異則政不常。辭不體要。上之人示人以偷薄。民安得不滋其僞哉。靡靡相隨順之意。紂拒諫飾非。惡聞其過。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者以之爲賢。說者謂商人之俗。有類乎秦人之俗。且引商鞅之事爲證。是也。雖更世變之後。餘風尚存。公安得不以此爲念乎。爲政之道。惟務變革其俗。勿以爲風已移而遽忘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此古人之言也。世祿之家。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鮮克由禮者。其習使之然也。德者人所固有。今以其放蕩之行。而陵之者。忽之之謂也。人欲熾而天理滅。此所以悖亂其天道也。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敝化者。不善之化也。以奢侈華麗相尚。雖相去萬世而同一流。蓋敝化之末流。古今所同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此言商士之鮮克由禮也。當時所遷之頑民。皆貴顯之家。席寵居也。所以居其寵祿日已久矣。惟恃其侈以滅其合宜之義。古人衣服之間。辨貴賤之等差。而商士則以衣服之美。務求勝于人。此其心安在哉。爲驕恣。爲淫過。爲矜伐。誇大將由惡以終而不變改。此

非言畢公之時如此蓋述其前日之惡周公君陳之化既有以收其已放之心而隄防以閑之者實在畢公之世蓋人之心莫難于已放之時而尤莫難于既放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此篇之書言商民之惡與君陳篇不同蓋當俗之未化也有見于善無見于惡故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見其善也苟爲不然則將有忿疾之心矣俗之既化也有見于惡無見于善故曰商俗靡靡姑侈滅義是見其惡也苟爲不然則將有苟安自足之心矣古之治天下者不敢忘乎民之惡俗以啓吾苟安自足之心蓋重教化以之爲大務也以舜之世比屋可封而猶以寇賊奸宄五品不遜爲慮後世如賈誼號爲通達國體當文帝富庶禮義之餘猶太息于秦俗之未去所謂知教化者也畢公之政難于防閑之術而所以閑之者豈嚴刑酷法之謂哉曰教而已禮義生于富足惟資富者爲能知教化既富有以養其身又知訓以養其心則不犯非禮動與理合和氣生而乖戾不作故可以永其天年蓋惟全天下之正性者爲能順天下之正命也所謂能訓者是豈外人心而別有所謂訓哉惟德惟義是大訓也德者人心之所得而義者人心之所宜根于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上焉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不從古訓者即人心之所同然而驗之于古之已然也古訓之所載者亦惟德義而已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民也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有過此者君陳一篇猶及于辟以止辟之說三細不宥之說未免乎刑也此篇雖數商民之薄惡務旌別之以生其愧恥之心無一言及于刑焉又足見世變風移刑可措而不用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章又言商民係天下之利害畢公之任當有以成周公君陳之化至此已世變風移安有反側之變如三監時而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此殷士常若變故之迫乎其後此維持保惜居安慮危之意然邦之安危雖在商士而化商士者在畢公之德不剛不柔中之德也謂寬猛相濟不急迫縱弛之謂也惟合于中則其德信乎修矣周公之謹厥始者此德也君陳之和厥中者此德也畢公之成厥終者此德也克愼者惩殷頑民是也謂之愼則多爲之訓誨誘掖惟恐其爲變而未可以刑罰繩之也至和厥中則異于始矣和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也謂之和則有相濟之義意辟以止辟三細不宥而稍可繩之以法也至于畢公之世則又異于中矣惟當有以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天下之事莫難于成終少有怠弛則周公君陳之化皆爲之不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者同于化民也心者同于欲民之化也道出于心心合則道同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聖賢之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異惟其三后相繼歷年寖久其化滋深故道則浹洽而政自然治其澤則潤于生民謂之洽謂之潤則其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由內而外則京師既安而四夷左衽亦無不咸賴矣自下而上則生民既安而一人之尊亦膺受多福矣人君以天下爲一體內外上下無二體也不特四夷咸賴君得其安在爾畢

公之身、亦能爲成周建立無窮之本、亦有無窮之令名矣。畢公豈好名要譽之人哉。而康王云爾者、蓋爲善必有令名。令名善之彰著也。非爲名而爲善也。畢公能爲成周立其無窮根本、則自然有此令名。亦猶君陳篇曰、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也。不特畢公之身如此、雖畢公之子孫、亦順爾之成法、以爲治矣。甚矣、商民所係甚重、以蕞爾之微、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久而畢公之子孫、皆于此乎有賴。可見周自周公以來、以商民爲重。人之常情多忽略于垂成之際、故康王之戒尤嚴。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末章結上文之意。畢公弗以難而弗能勝其任也、惟當盡其心而已。心有毫釐之未盡、則不可謂之既厥心。亦勿以爲易而民之寡少不足治也、惟當愼其事而已。事有毫釐之忽略、則不得謂之愼。能若是、則可以敬順文武之成烈、而前人如周公君陳之政、亦于此而休美。不然、則爲山九仞、一簣而虧。豈不有壞先王之烈、與前人之政乎。